

世紀 · Documentary

沒有世外桃源

《仁多瑪》的思考

文 · 李歐梵

《仁多瑪》是近年來我看過的紀錄片中最溫馨、最感人的一部。初看試片之前，我對此片內容毫無背景資料，「仁多瑪」指的是什麼也摸不清，只知道此片導演是得過奧斯卡的名家楊紫燁（Ruby Yang，圓圖），她的上一部作品是為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拍的一部紀錄片，我觀後覺得意猶未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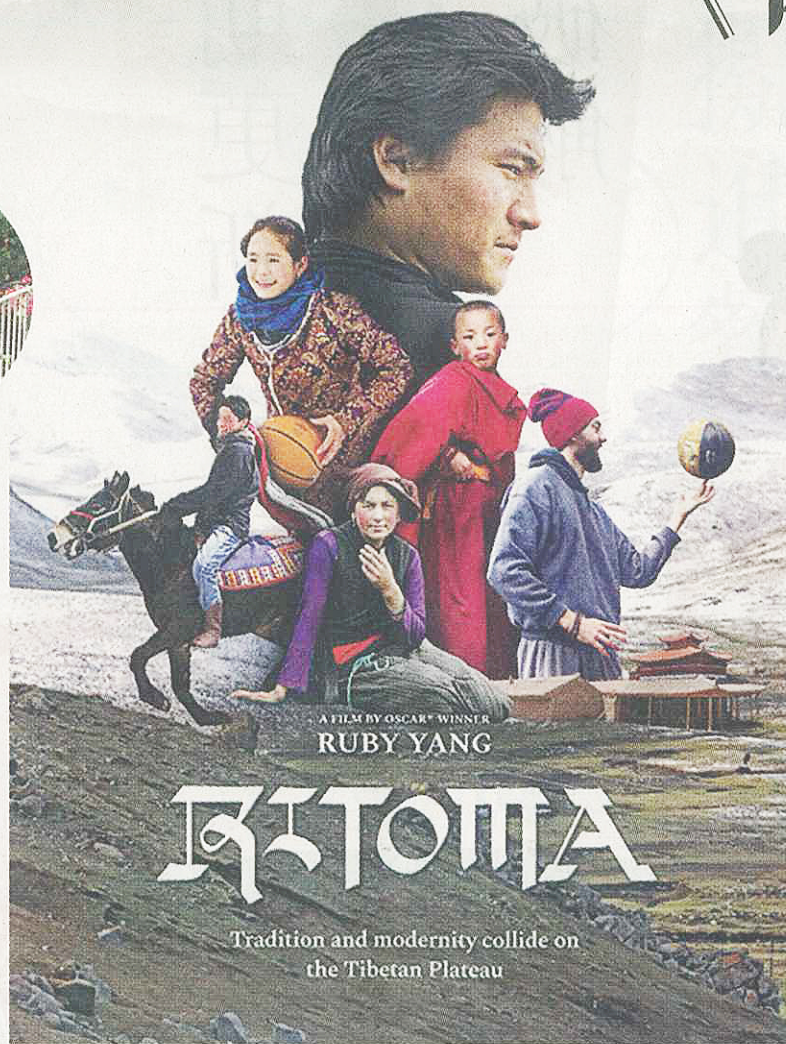
《仁多瑪》也只有五十多分鐘，我雖意猶未盡，但是深受感動，遂決定立刻寫這篇「觀後感」小文，以便引起紀錄片影迷和同好的注意。



原來仁多瑪是一個位於甘肅高原、海拔一萬英尺的一個藏人聚居的小鎮名字。我看過不少以西藏為背景影片，往往覺得風格如出一轍，把西藏和藏人作為「獵奇」的對象（所謂「exotic other」），拍片人無論對之如何同情，但基本上採取的還是一個外來人窺測的觀點，荷李活拍的有關西藏的影片更是如此。中國大陸的名導演田壯壯曾經拍過一部名片《盜馬賊》，全片很像紀錄片，以西藏為背景，我觀後印象很深，內中有些場面——如天葬，拍得十分驚人，但也不免把藏人的習俗視為異類。《仁多瑪》讓我感到如此溫馨，恰是因為它把我帶到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普通人的生活世界，雖然它遠不可及，但導演好像和這些人生活過，很自然地帶着我們觀眾進入他／她們的生活圈子。這個小鎮並不是一個世外桃源，而是和你我所住的地方差不多，只不過非常貧窮，居民表面上似乎過着單調的生活。我們逐漸發現部分人依然過着游牧生活，隨着季節變換而遷移住居。但全片並不把焦點放在這種游牧的生活方式，而是描寫幾家有固定居所的居民，有男有女，還有一個年輕太太可以說流利的英語。他們似乎與世無爭，過着極平淡的生活。這樣的題材，似乎與追求刺激題材的香港導演和觀眾口味不合，我反而覺得很新鮮，一路看下去，一點也不悶。

不僅僅是一種運動 也是一種「解脫」

在我看來，如果暫時扯開內容不談，此片和其他紀錄片不同之處恰在於導演的剪接手法，她似乎花了很大功夫，有的鏡頭拍攝難度極高，看來比拍劇情片更費力。我覺得這種剪接手法接近音樂，有一種內在的節奏和韻律，而且更有詩意。導演把幾個日常生活的故事串在一起，連接得天衣無縫，像是一首視覺上的交響音詩。片子一開頭就映出一個長得很帥的年輕詩人行走在高原，



用藏文朗誦自己寫的詩句。如此抒情的鏡頭，在我看過的紀錄片中很少見。我不禁好奇：我讀過藏人作家用漢文寫的小說，但還沒有聽過藏文的現代詩，它似乎和西藏音樂一樣的深沉而浪漫，但更有韻味。藏語和英語反而成了本片的語言，不是漢語。

然而此片並不突出這位藏族詩人，而是把他作為引線人，帶出打籃球的故事。他除了寫詩，就是喜歡打籃球，籃球不僅僅是一種運動，也是一種「解脫」——從藏人每天朝拜和牧牛的單調生活解脫出來，釋放出另一種活力。於是一個美國的年輕教練出現

了，他自動請纓，願意自費到這個高原居住，和當地人打成一片。他是否代表另一種外來勢力的侵入？本片沒有故意着墨，只讓我們觀眾也和打籃球的藏人一樣，感受到一種友情和關愛的活力，籃球使得他們的日常生活更有意義，何況本地的女性也組織了一個籃球隊，參加訓練。最後還有一場和外隊的友誼賽，作為全篇「高潮」。然而這部影片不是為籃球隊宣傳，而是借籃球探討另一層人生的意義。

現代化潮流的衝擊

我終於有所感悟：原來紀錄片並不一定要靠聳人聽聞的真人真事來吸引觀眾，也不必把一個頭條新聞拿來肢解，更不必作為名人的傳記，或用大量的資料來探查一個歷史的真相，或把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物和情景的文化意義介紹出來（最近上映的《古巴花旦》是此中的佼佼者，我也十分喜歡），而是把一個族群和一種生活方式不着痕迹地全盤托出，然後留給觀眾一個可以思考的大問題，簡而言之就是：在現代化潮流衝擊之下，世界各個角落的每一個族群、國家和社會都在急劇地變化，變化之快令我們有時作懷古之幽思，或尋求想像的世外桃源，有關西藏的影片往往落入這個模式。但本片探討是一個弔詭：片中有一段說到，為了保存這些人現有的生活方式，必須現代化，所以一個美國婦人開了一個工作坊，教鎮上的女人紡織掙錢，然而現代化的過程本身是盲目的，它必會導致原有價值系統的破產——有了錢，就買汽車，不必騎馬或摩托車了，那麼原有的生活方式又如何保存？換言之，救活自己族群的代價就是原有的文化傳統的流失。這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？以一部五十多分鐘、表面上看來平淡無奇的紀錄片來探討這樣大的題目，顯然是一個挑戰。然而我依然看得津津有味，有幾個鏡頭幾乎令我落淚。如此溫馨感人（至少它感動了我）的紀錄片實在罕見。

（標題為編輯所擬，原題：《仁多瑪》的魔力：一部紀錄片的觀後感）